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以惡外物為心而求照於无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耳夫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象之所謂未感害者此

憧憧往來曰未光大貞則天為徒憧憧則人為偶此天

責人太甚其情反睽恒初之浚凶以此
咸四恒三皆撰乾中爻咸四可望其貞四合三五為乾
上視夬之象下視遯之象一柔上決二柔下遯三止
正咸四說正應故貞恒三无望其恒三合四二為乾
下視姤之象上視壯之象一柔下姤二柔上壯四動
既濟三巽復躁故不恒
恒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上應爻不恒其德
貞吝三上應爻不恒其德
猶言不常其巽於上无所助也上以震

聽之豪耳

恒四田无禽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无驚吾馬三命鄭龍不對簡子怒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今吾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无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又梁君出獵事人獵旨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四以初浚或不克

剛遯之意

遯初為尾蜂蠆之尾也謝氏曰獸馴則尾帖猛則尾奮初居剛有恃強必進前害四剛之象故為尾易筌初與二非遯者驅陽以遯者也往而迫陽聖人所惡故戒以勿往

遯上以成三遯為肥

天下有山從山看天天在山頂暨上山一步天高一步愈上愈高迴不相及從天視山以上覆下不惡乎下

亦名君子而將為喜於鬬狠之羊者也姤三亦名君子而將為方孚蹢躅之豕者也至於壯初征而曰其孚窮悱恐亦成四藩遯上肥而曰无所疑幸其遠於三憒聖人與陽剛之類雖與其為君子而常恐或墜為小人其成人美而不成人惡固如此

肥遯无不利白居易感興詩能深入寧憂釣鼇高飛豈觸羅朱子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

是慢四其外應上其中實反叛而欲搏噬乎上故符
以悖字定三之罪案
蹇解利西南坎得毋坤之位者也坎来而坤遂往於西
南或毋道不存於坎中其坎也乃為險為陷而已矣
故蹇以止險於上止之而成至順高山之峻如毋斯
恃而不見為險曰往得中解以動險於下動之而成
至順迅雷之轟如毋斯親而不見為險曰往得衆艮
震二男之遇坎震原始艮要終行父道艮内止震外

動行母道若坤之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有乾之西北以率先三男斯有坤之西南以要東三女西南得朋以母道貞女教以身為準東北喪朋以父道彰男教至艮而終其義各別

崔仲氂曰詩桑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盜言貪黷競言強禦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乘言僭竊拇言依附隼言悍鷙

易筌方其蹇也惟是反身修德及其解也又惟赦過宥

欽定四庫全書

易像鈔卷十一

明 胡居仁 撰

☶☶

陸子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无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問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然則損大象徑言懲窒未有備乎曰卦名損便都是學問況五言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此非天下之至明不與也

天覆之度夫是之謂君子之用心

頤有靈龜謂人无養正之吉言語有不慎飲食有不節

者无之損益有十朋之龜謂人有不克懲窒不克遷

改者无之

艮止也止則終終而无始豈曰天行故凡艮

居上卦下合乾亨為天衢下合震涉為大川下合坎

利禦寇下兼山敦艮吉皆四剛卦之為濬也至於下

合坤為剝之碩果下合巽為蠱之高尚下合離成賁

氣布護於兩間一團說意流行充塞於宇宙胥自六
三一人行得之故繫傳極言細縕構精之化
損初二如富民三如貧民富民終事好義易貧民終事
好義難富民共輸累千百非損貧民供輸纔升斗亦
損然亦損所當損一以說道行之略起貧富二見便
是疑便說非其說故曰三則疑這一點說行意思自
少發生要之艮成而止在咸男以止下女在損女以
道說男故曰致一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

君子以致命遂志陳氏曰志由已者也志回則禮從釋之志端則禮從節之志純摯則竭情歸質而自致於天自致於天也者天之所不得違也聖人所不得制也教之所不束也文之所不得傳也或閨閤而進於君子或章逢而非夫或蓬茸而能遂或軒然自雄而易奪聖人之取舍宜何如哉

雷水為解為春夏為陽氣發生之時令澤水為困為秋冬為陰凝寒沍之時令

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來相尋

井汔至践阼篇武王井銘原泉滑滑連旱則絶取事有

常賦斂有節井上六勿幕有孚則當不至汔而絶矣

故元吉

雷水解風水渙有出幽谷遷喬木之象解上射隼高墉

之上血去惕出義可知矣水雷屯水風井有下喬木

入幽谷之象屯初盤桓井初不食義可知矣

井初雖巽水之主受從二視之鮒耳二如瓶初何以上

象革以變虎變豹象此命世神武之大人君子夫庸
可射而得者語曰虎豹出於山則狐狸號矣革无虎
豹之變將胥天下為狐狸而以希小人之革面无之
復先王以至曰閉關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吳晉明曰歲
十有二月三百六十日而朔虛六日氣盈五日四分
日之一而置閏三年一閏八年三閏十九年七閏氣
朔分齊謂之章四章為蔀二十蔀為紀三紀為元此
其大略也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猶有此微

敢臆說不越一歲之歷而宇宙一元之運了然目中矣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得此之謂也又曰伏羲畫八卦大撓作甲子羲和治歷陰陽家言其來尚矣術家者流日用不知訛傳臆說大失作者之意余述一二以俟識者夫渾天甲子七政以日屬虛冬至日與天會於玄枵虛宿此歷元也降是漸差於女於牛於斗而今在箕矣歷家謂之歲差何為其然哉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晝夜不及

天一度此次舍躔度所由起也日行南北陸而四時氣候隨之約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分至啟閉所由起也然周天之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餘不盡之數一歲之日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欠不足之數郭守敬謂天餘七十五杪歲縮七十五杪每歲差一分五十杪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此歲差所由起也歷法十九年為章至朔會於子時二十章為紀一千五百

人矣國朝元統造大統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歷
元迄今萬歷壬寅凡二百一十九年冬至日在箕四
度歲差漸多歷法不可不更定也今之術家類稱開
禧授時夫宋寧宗開禧歷以開禧丁卯為歷元乃第
六十六甲子元郭守敬授時歷以至元辛巳為歷元
乃第六十七甲子授時迄今壬寅越三百二十二年
大統歷猶以為差而術者尚執開禧授時之說何居
或曰海之尾閭名為焦釜之谷水入其中如沃焦釜消

常止也動亦定靜亦定常止而定是天下之至靜而非杳也亦天下之至動而非贗也吾未嘗无作止語默往来進退者以挠乎其微而揺乎其精如是而作止如是而往来進退是靜為之主也非吾主乎靜也非不思也是心官之思是无思也非吾主乎靜也非不思又曰至靜而无思者思之位也如是而思思則得之或曰位者山之止也立于此不遷於彼易方焉則失位矣

隨其心不快象明未退聽以此
思一于理理外无思便喚做思不出其位便喚做止
卦德无偏就艮震分說動中原有止止中原有動只為
學者易偏執故震四言泥艮三言薰常示以靈丹一
粒
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大象於咸曰虛以受人於艮曰思
不出位此皆聖人開關啟鍵之玉匙也
艮其腓趾腓聯趾便是隨了不拯便亦有身可獲而心

載鬼无之而不瑣瑣取災
旅四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武王鋒銘忍之須臾乃全汝
軀刀銘刀利磕磕无為汝開
韓魏公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色四得其資斧
我心不快明觸物也上焚巢明極而為燥火也五射
雉惟柔中是用不用其明乃所以為明夫是之謂旅
貞耳
噬嗑上旅上凶五皆目也噬嗑曰滅耳凶曰黃耳旅曰終

亡田獲三品以兌三居於上下四剛之中曰来兌凶位之當不當所繫有如此

聖人繫兌之辭簡或曰兌為口舌之說言貴簡也夫乾始坤生始雖在乾而生實在坤坤之德行乃恒簡者兌坤道所自始也咸之象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損之傳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觀此則知乾坤化生根柢尤在艮兌二少而兌尤首得坤簡以為簡如枝幹托始惟一初萌果蓏從生惟一

終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无悔矣

渙其血去逖出如所謂去盡風波止存水世間何事不能平是謂渙之極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一棹危于葉傍觀欲損神他年渙其躬象曰志在外已在平地也

兌相函春秋出入日月運行之門節二不出門庭止
為秋冬閉塞之門去隨時極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君子之德行於何而議總不出
於數度有制中世蓋未有淆其多寡之數踰其隆殺
之度而復有德行可議者
䷻
苦節不可貞苦節貞凶凡節非出於心之所安與其心
之所甘未有久而不渝者也四安安於初之剛正之